

●当代青年文化娱乐丛书●

DANG DAI
QINGNIANWENHUA
YULE CONGSHU



谈诗

诗

2

杜云陈运祐主编

唐正柱编著

第二辑之二

当代青年文化娱乐丛书

(第二辑之二)

谈诗

杜云 陈运祐 主编

唐正柱 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彩印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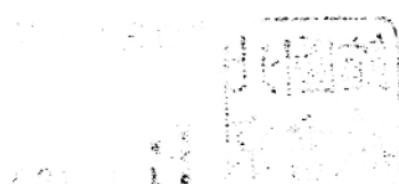
* * *

开本 787×1092 1/32 5 $\frac{2}{9}$ 印张 104 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 册

ISBN 7-5363-1017-X/G·395 定价：2.20 元



书籍也可以象高级糖果

——《当代青年文化娱乐丛书》总序

秦 牧

关于书籍，中外哲人曾经作过许多意味深长的譬喻，有人把它譬喻为营养品；莎士比亚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有人把它譬喻为阶梯，譬喻为面包，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扑在书上，就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有人把它譬喻为船只，凯勒说：“一本新书象一艘船，带领着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宽阔的海洋。”牛顿又曾经把书譬喻为“巨人的肩膀”，并说他的许多成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到的……

类似的譬喻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然而，这只是从严肃的意义的角度立论，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较松一点来譬喻，某一类书，也可以说象高级糖果，象风味小吃，象清凉饮料，象新鲜水果。

某些拉长面孔，正襟危坐度日的人物大概是很不喜欢这类譬喻的（同样的道理，某些嘻嘻哈哈，只爱吃喝玩乐的人大概又很不喜欢书象“阶梯”象“轮船”象“巨人的肩膀”那样的譬喻了）。如果在极左势力横行的时候，我提到高级糖果这个譬喻，大概就可以飞来一顶

奇形怪状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了。

但是，这个譬喻，实际上是朴素无华的，实事求是的。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书非一种，又怎能以偏概全呢！

医生告诉我们，物质上的偏食常常可以招致疾病，其实，“精神食粮”方面的摄取，情形又何独不然！我们既需要严肃的、震聋发聩的，甚至影响可及终生的读物；也需要值得随便翻翻，具有文化娱乐意义的轻松书籍。再说，高级糖果，不也是营养品之一么！

广西民族出版社很会动脑筋，最近他们着手编刊一套《当代青年文化娱乐丛书》，近期内先推出 20 本，每本 10 万字，分别以《琴》《棋》《书》《画》《花》《鸟》《歌》《舞》《爱》《美》《读书》《谈诗》《讲古》《作对》《猜谜》《游戏》《社交》《旅行》《健身》《饮食》等作为书名。这类在学习知识中得到娱乐，在娱乐中得到知识的书籍；堪称别开生面，独辟蹊径。我想：它，就着实很象高级糖果。

近十多年来，我国出版的书籍，种类越来越多，目前已经达到一年 6 万种以上了。其特点就是有许多原本属于缺门的书籍，现在纷纷问世。原本曾经出版不少的门类，又继续向“纵深发展”，仿佛树木的枝条衍生出许多小枝和绿叶似的。再就是工具书，系列书的出版增加了，还有，就是实用的书籍，文娱的书籍也越发增加了。另一方面，问题当然也不少，例如出版界出现了粗率平庸之作相当泛滥等等现象就是。但是，这方面的事

情不是本文要论述的，这儿不过是附带提上一笔罢了。

出版物这样众多，竞争是很激烈的。谁家能够捷足先登，抢占高地，出版书市罕见而又确为大众所需求的书籍，谁家的出版物就可以脱颖而出，引人瞩目；甚至一鸣惊人，轰动四方。谁家的出版物总是陈陈相因，选题老套，质量平庸，面目死板，谁家就活该倒霉。即使是在出版业面临相当困难的情形下，这种规律也仍然是在不断发挥作用的，其例子，简直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俯拾即是。

出版物的选题当然应该多种多样，但是，我们应该说：人们普遍想知道的人和事，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科学现象，实用、有趣的东西，生动、精彩的文笔，引人入胜、曲折传神的故事，包含这类内容和特色的书籍，始终形成一个最巨大的，最具吸引力的磁场。

有人到瑞士去，主人端出几十种奶酪来，洋洋自得地说：“这是我们瑞士的文化。”乍听似乎有点离奇，奶酪是文化吗？其实奶酪既是饮食文明的成就之一，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关于它，就大可以写一本旁徵博引、情趣盎然的书。我国最近不是出版好些关于以茶、酒、端砚、茶壶等为话题的书籍吗？这套《当代青年文化娱乐丛书》的出版，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不过它的内容更广泛，更系统罢了。

多点认识我们周围的事物吧！多点了解我们身边的科学吧！这都是学问。从一些平凡事物中，探索下去，常常可以获知它的深刻的内涵。这正象从一个小小的

山口进入一个岩洞，其中竟然可以出现非常壮阔瑰丽的境界，令人目眩神摇，惊叹不已的情形一样。

从一些平凡事物探索下去，常常可以获知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使人心境大舒，情趣横溢。而对大千事物感到兴趣，总想一一穷其奥妙，正是不少人能够深入知识宝库，发现珍藏的原因，这也好象许多童话故事中常有的离奇情节一样。

1990年11月15日

目 录

总序.....	秦牧(1)
诗的源流.....	(1)
诗的起源.....	(1)
中国诗形式上的演变.....	(6)
诗的格律	(24)
世界诗律五大体系	(25)
世界诗韵的分类	(32)
世界诗歌的韵式	(37)
诗与韵的关系	(40)
中国诗的平仄	(43)
中国诗的对仗	(52)
波动节奏	(56)
诗美种种	(60)
抒情美	(60)
含蓄美	(66)
风趣美	(72)
视觉美	(77)
流动美	(81)
意象美和意境美	(85)

阳刚美和阴柔美	(92)
音乐美	(97)

诗的技法

对比	(100)
象征	(105)
比喻	(109)
夸张	(115)
渲染	(117)
反复	(120)
典故	(123)
炼字	(127)
通感	(130)

奇异的诗体

楼梯诗	(134)
俳句	(137)
宝塔诗	(139)
回文诗·离合诗·藏头诗	(142)
图象诗	(145)
打油诗	(147)

诗人与诗

诗人与酒	(150)
如痴如癫的诗人	(152)

诗人改诗	(155)
诗人巧对	(157)
诗人之爱	(163)
诗人的名号	(171)
诗人的得奖与受罚	(175)
后记	(178)

诗的源流

诗的起源

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文学都是从口头诗歌开始的。诗随着人类的文明史一同萌芽、生长，在各个民族开放出最初的文明之花。

诗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劳动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有一定的高低间歇，在一定的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生了节奏。这种有节奏的呼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没有任何歌词，但却是诗歌韵律的起源。

当然，有声无义的韵律究竟不是诗歌。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原来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发达，逐渐地产生了思维和语言。这时的语言也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音节分明、能够作为人类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

际的工具。如果在呼声的间歇中随意添加一些语言，表意的语言一旦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或叹声结合，这便是有意义的诗歌，这就是原始的诗歌形式。例如《候人歌》那样：“侯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只是在“兮”、“猗”的呼声上添加了两个词。

在原始人刚刚学会讲话，还没有创造任何记录语言的简单符号的时候，诗歌和音乐、舞蹈融合在一起就成为他们艺术活动的一般形式。例如澳洲土人的“考伯伯芮舞”。这种舞通常在月夜举行。舞时大家集合在一个空场上，场中烧着一大堆火。妇女们裸着体站在火的一边，每人在膝盖上绑上一块袋鼠皮。指挥者用两根棍棒一敲，男子们就排队走进场里跳舞。这时，指挥者一面敲棍棒指挥节奏，一面歌唱一种曲调。妇女们一面敲着膝上的袋鼠皮，一面拖着嗓子随着舞的节奏歌唱。她们所唱的歌词字句往往颠倒错乱，没有什么意义。歌词的最大功用在于应和跳舞节奏。有意义可寻的歌词大半也很简单，例如：

那永尼叶人快来了，

那永尼叶人快来了。

他们一会儿就来了。

他们携着袋鼠来。

踏着大步来。

那永尼叶人来了。

这是一首庆贺打猎的凯旋歌。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到他们欢欣鼓舞的神情。许多其他舞歌也类似这样，题

材总是他们生活中的某个片断，简单而狂热的情绪表现于简单而狂热的节奏。

原始诗歌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原始人认为万物和人自身都具有灵魂。基于这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每当他们遇到顺利或不顺利的事，就认为是来自某方的善意或诅咒，于是他自己也用善意或诅咒来影响外部世界，而诗就是施加影响的强有力的工具。他们相信诗能影响一切精灵，影响神、使神不得不受人驱使。因此，这时的诗歌，包括祭祀诗、巫术诗、咒语诗等都是实用性很强的，往往起一种“咒语”作用。例如，澳洲的一种土人以歌谣来发泄他们对敌人的愤怒。

截他的额，
刺他的胸膛，
截他肝，
刺他的心脏，
截他的腰，
刺他的肩膀，
截他的腹，
刺他的肋骨。

他们就是这样一直诅咒下去，直到敌人身体的各部都交恶运为止。

大多数的原始诗歌，它的内容都非常浅薄而粗野。物质上的快感所激发他们的诗的灵感，实在要比心灵所给予的多得多。我们打开随便一本现代抒情诗集，必定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是专门描写爱情的快乐和痛苦

的。但是在原始的抒情诗里，除了极其粗野的情况外，却难得看见他们叙述两性的关系。我们意识里所谓“生命的皇冠”的爱，好象是一朵鲜花，不能在原始狩猎生活的硗瘠不肥的土壤上开放。同样，原始诗歌中也缺乏赞赏自然美的诗篇。因为野蛮人是自然的奴隶，这种不得不劳作于鞭撻之下、不得不度其难随人意的生活的奴隶，当然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去称赞那残酷主人的伟大和优美。原始人在诗中所歌唱的是他们的一饮一食、他们自身的喜悦和痛苦，他们选取材料的范围很少超出与他们兴趣最接近的人和动物的生活圈子。

例如下面这首诗：

袋鼠跑得很快。

袋鼠肥肥的，

我拿它来充饥。

袋鼠呵！袋鼠呵！”

在形式上也并不复杂的。原始人通常不过是用节奏的规律和重复等最简单的审美形式表现他们的悲伤和喜悦。例如

年轻的女郎不偷东西，

我，我也，不偷窃东西。

他们就这样短短的歌辞，每句吟成节奏，反复吟咏不已。为了要变更和维持节奏，他们甚至会将辞句重复转变到毫无意义。

原始诗歌的作者首先是个人，其次是群众。原始的诗人，能超过他的听众的水平线以上的，是极其例外

的。这决不是造物主没有在他们中间造出具有优秀品质的个人，不过是因为狩猎民族的低级文化，对全体分子一律作着顽强的苛求，牵制着特殊的个人留于同一的低级发展水平线上。原始人都制备他自己“一家的歌”，正如他们各自为自己制作所需要的工具和武器一样。歌唱成为一种需要，怒也唱、喜也唱，饥也唱、饱也唱。有些诗歌是随口吟哦、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唱了什么，有些诗歌经个人作成之后，便传给社会，社会加以不断地修改润色增删，辗转相传、辗转改变下去，最后面目全非。原始诗歌都活在口头上，常在衍生流动。它活着的日子都是它被创造的日子，它死亡的日子才是它完成的日子。

然而，就是这样，原始诗歌不仅对于歌者是一种感情的发泄和慰藉；更重要的，成为一个部落或民族的纽带。在横的方面，团结和协调这个群体的人们——原始人的同情心，通常除了本部落那个狭小范围之外，从来不及他族；从纵的方面，子孙可以从代代相传的诗中认识祖先的声音，分享祖先的感情，培养对本部落的一种归属意识。

对于我们来说，原始诗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巫术，而在于它记载了蛮荒时代孤苦无援的人面对茫茫宇宙，企图超越自我、把握世界的不懈追求。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诗歌的原始的、直观的、朦胧的美。

中国诗形式上的演变

我国诗歌在形式上的演变比较复杂。下面仅作简要介绍。

1.《诗经》

中国古典文学中诗的传统，实际上就是“风、骚”传统。“风”指《诗经》，“骚”指《楚辞》。《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其绝大部分是当时流传于渭水及黄河流域的人民口头歌谣，经采诗官搜集、乐师整理、编纂而成。《诗经》的句法以每句四言（四个字）者为定格，中间也杂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情况，可是通篇纯用四言以外的句法者极少。《诗经》的押韵方法很多，例如偶句韵（单句不押、双句押韵），一韵到底（从两句一直到十二句），换韵、交韵、抱韵，遥韵（隔数句押韵），也有无韵的诗章。这说明西周初期，作诗歌还不一定需要押韵。

在《诗经》中，大约有过半诗篇属于叠咏体。例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三章仅仅是变化了六、七个字，其他都是反复叠咏。这种章节复叠的形式大概属于诗的比较原始的形式，便于入乐。然而这样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2. 五言诗的兴起

五言诗是我国古诗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产生于民间。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四言诗盛行时，五言诗即已萌芽。如《诗经》中已有半章或全章是五言形式，但仅是四言诗中偶然杂有一些五言诗句，当然不能算五言诗。到春秋末期，楚国出现了《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虽然连句用韵，韵密而调促，并带有语助词“兮”，但已经是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及至西汉，五言的歌谣谚语越来越多。其中如成帝时的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这种隔句用韵的形式，音节比较舒缓协调，是五言歌谣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后，这种形式的五言歌谣被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所谓乐府，本来是汉武帝起开始设立的一个制音度曲的官署名称，其职责是采取民间歌谣和当时文人诗来配以乐曲，以备当时朝廷祭祀及朝会宴饮等演奏所用。后来就将乐府所采的诗也叫乐府。再后来，意义更加广泛，乐府是从内容上着眼，指那种富有社会性和叙事性特色的民间歌谣以及带有类似特色的文人摹拟乐府体裁和精神的文人作品，不论是否入乐。如唐代白居易也作“新乐府”。——乐府中有不少新颖故事，例如《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这便吸引文人们的注意、爱好，并模仿创作，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诗，到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五言诗进入成熟期。五言诗的兴盛一直持续到陶渊明，进一步延伸到五言律诗。

五言诗每句五个字，篇幅不限。一般逢偶句押韵，也有首句入韵，中间可以换韵。这样，五言诗较之四言诗运用起来更灵活、更便于表达思想感情，在诗句内有一种错落变化的美，在诗句间又形成一种整齐的美。以四言为主的诗，其句内节奏基本上是中间一顿，例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样由于前后字数一致，显得呆板。《诗经》往往通过叠咏复沓的办法，变换每章几个词而显出变化的美。五言诗在句内的节奏富于变化，可以是“2—3”“2—1—2”“3—2”“1—4”“1—2—2”，这样，句内的变化省略了章的叠咏。因而，五言诗从整体上使人感到是把诗经变换多端的章法、句法、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低徊往复一唱三叹